

& TM

hu xing dao

魂行道3

离
作品



死神爱听周杰伦

sishen aiting jay

一个让周杰伦歌迷人心惶惶的恐怖故事……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1247.5
5116
·3

魂行道3 禹
bun sing dou

死神爱听即杰伦
sishen aiting jay

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魂行道 3·死神爱听周杰伦 / 离著. —南昌: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06
ISBN 978-7-80742-154-2
I. 魂... II. 离... III. 恐怖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157988 号



魂行道 3·死神爱听周杰伦

责任编辑: 肖飞飞

出版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江西省南昌市阳明路 310 号 邮编: 330006

经销: 新华书店

印刷: 北京瑞达方舟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 787 × 1092 毫米 1/16

字数: 175 千字

印张: 13.5

版次: 2007 年 3 月 第 1 版

印次: 2007 年 3 月 第 1 次印刷

书号: ISBN 978-7-80742-154-2

定价: 18.00 元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“你该不会是来陪我聊聊天……”林布轻快，微带些从，是她自己说的。“你不知道自己在森林里吗？”登普是这样一个人前面里宝生哥

事，他知道自己在森林里，但不懂得怎样表达。他一不小心忘掉来说

“我在这里宝生哥这里，感谢宝生哥。我不明白，为什么宝生哥

会这样对我好，我突然觉得，这个人真恐怖，想出匣子里面的东西

一样可怕。”林布不时地向四周张望，害怕，害怕“神秘”的东西

会突然出来吓她，林布自己也感到害怕，她知道自己在森林里，

但不知道自己在哪里。她知道自己在森林里，但不知道自己在

哪里，她不知道自己在森林里，但知道自己在森林里，她知道自己

在森林里，她知道自己在森林里，但不知道自己在森林里，她知道自己



楔 子 &

林布冲过来，突然停住脚步，林布知道自己在森林里，但不知道自己在

哪里，她知道自己在森林里，但不知道自己在森林里，她知道自己

在森林里，她知道自己在森林里，但不知道自己在森林里，她知道自己

想到冷，林布真的感到了冷。她惊讶地发现自己

还穿着睡衣。脚也光着，踩在地上开始感到些许

疼痛。除此以外，她还感到了混乱。她打量着那些



门牌号，从 224 开始，经过 220, 217……每一个门牌号都能让她想起曾经居住在里面的人——为什么是“曾经”呢？林布被自己心里不经意间冒出来的念头吓了一跳。为了得到某种证明，林布在经过 213 寝室的时候，用手轻轻敲了一下门。敲门声空洞地响起，可以肯定寝室里没有人。

那么，所有的寝室里也应该都没有人了。林布突然有这样的感觉。

自己的寝室呢？周周，刘简，Mafalda，她们也都不在吗？前面不远处就是 203 了。

林布一步步地向自己的寝室靠近。这时，走廊上突然传来吱呀的一声轻响。她看见，就在眼前的 203 寝室的门打开了一条缝。但仅仅就是这样而已，没有人从里面走出来。也许原本就没关紧，被风吹开了。与此同时，走廊上的水滴声突然清晰起来。隐约的，她还听到有人像是在唱歌，那是谁的歌呢？旋律那么熟悉，优哉游哉的唱腔，让林布更加恍惚起来。林布想起来，那是周杰伦的一首歌——

走在熙来攘往的街头 你不再牵着我的手
小心翼翼地将你的小指勾 泪也小心翼翼地流
有些事情你在瞒着我 你终于还是开了口
淡淡一句还是朋友 撕裂的心犹如刀割
有些事情你在瞒着我 你终于还是开了口
小心翼翼地将你的小指勾 我的手你不用再牵着
哦……哦……

之后，林布意识到，水声是从自己的寝室里传出来的。但寝室里既没有水池，也没有水管经过，怎么会有水声？

她悄悄走到门前，屏住呼吸，从门缝往里面看。

正对着门缝的，是刘简的床。床上的被子隆起一个人形，好像是刘简



正躺在里面睡觉。刘简的上铺是周周。同样的，周周的床铺上也隆起了一个人形。和刘简的几乎一模一样。林布侧了侧身体，朝另一个方向看去，这时便看到了自己的床。

让她感到惊讶的是，自己床上的被子也同样隆起了一个人形。是谁睡在上面？Mafalda 睡在上铺，情况与其他的床也一样。

这种怪异的情况让林布一时无法冷静思考。每张床上都睡着一个人，但静悄悄的，没有人翻身。所有人都无一例外地将头蒙在被子里，因而看不清她们的脸。整个寝室似乎正进入一种孵化状态，好像是四张床上放着四个茧。而且，林布还有个更怪异的感觉——自己的那张床上，睡着的正是自己。

那么，现在站在这里看的人是谁？

当林布稍稍冷静了一点时，她才想起水滴声的事情。她开始打量寝室里的各个地方，寻找水声的来源。接着，她很快发现，刘简的床头有一道痕迹，正从被子里延伸出来，到床头时，便变成了水滴，一滴一滴地滴在地上。但那并不是水。它与水不同，是一种很深的什么颜色。当她的目光无意中顺着刘简的床向上看去时，发现在周周的床上也有这样一道痕迹从被子里延伸出来。

她感到一阵惊恐。因为她很快又发现，不仅是刘简和周周，连自己和 Mafalda 的床上，也有这样一道痕迹。黏稠的液体一滴一滴，从四张床上滴下，在地上汇成几团。再然后，她看清了液体的颜色。

暗红色。黏稠的暗红色液体。

林布的脑子里此刻只想到一种可能。那是血。

她再也忍不住，伸手去推门。但是门只推开了几厘米，就再也推不动了。在她继续用力的时候，她仔细体会着手下的感觉。门背后有东西，但不是柜子，不是任何硬的障碍物，而是软的，但又十分有力的一种回应。

想到这里，林布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凉气。刚才，自己从门缝往里面看



时，是不是有“谁”一直站在门背后……

她收回了停在门上已经僵硬的双手，向后倒退了两步。204寝室的门紧紧地顶住她的背部，似乎给了她某种支撑。

水滴声越来越急促了。暗红色的液体从门缝里缓缓流出，来到林布的脚下。林布想挪动双脚向楼梯口跑去，但是动也不能动。门也在缓缓地打开，林布惊慌地看着门里的动静，只听见心脏猛烈的跳动声。然而，当门完全打开以后，林布看见，寝室里的床上，已经没有了那些隆起的人形，被子都整整齐齐地叠放着，就好像每天她们离开寝室去上课时的样子。只是寝室中央多了一个人，身影很熟悉。她正转过身来，看着林布。

是Mafalda。林布松了一口气，她缓缓地走了进去，刚想叫她，但是猛然间，她又想起了一件事。

Mafalda，已经死了。

一阵寒意从林布的脚底升起，经过脚踝、小腿一直到头顶，林布感到浑身一阵激灵。她挪动着脚步，想向后退，这时一阵冷风吹来，砰的一声，寝室的门在林布背后突然关上。

Mafalda的脸上露出诡异的笑容。她的嘴没有动，但却有一个声音在林布耳边凄然地响起，仿佛说话的那个人就紧贴着她的耳朵，能感觉到那说话的气息和压抑的节奏，像在说悄悄话一样——那声音说道——

她们都来了，你也来吧……

林布喘着气从梦里惊醒。心脏仍然猛烈地跳个不停。头发已经被汗水浸湿，粘在脖子后面。林布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。这是个梦，她对自己说。对面的床上，刘简和周周睡得正熟。林布翻了个身，床板随之摇动了一下。也许是刚做了噩梦的缘故，这一下摇动让林布觉得，翻身的似乎不仅仅是自己。但是除了自己还会是谁呢？难道会是上铺的……Mafalda？

她看了看对面床铺的刘简和周周，给自己壮了壮胆，然后坐起来，掀开被子，将自己的双脚放进床边的拖鞋，接着站起来，转身向上铺看去。然而她却看到，原本一直空着的上铺，此时却正睡着一个人形！

怎么可能！

一种极大的恐惧让林布忍不住“啊”地尖叫了一声。刘简和周周被这声尖叫惊醒，从床上坐起来。刘简打开了台灯。她们看见林布捂着脸，坐在门口的地面上，身体不停地颤抖着。

“怎么了？”刘简问。

林布仍然捂着脸，伸出一只手，指着Mafalda的床铺说：“床上……”

刘简和周周都看了看那张床。

“床上怎么了？有老鼠？”刘简更疑惑了。

听见刘简这么说，林布拿开捂在脸上的双手，战战兢兢地向床上看去。看清床上的东西以后，刚才脸上的恐惧顿时变成惊愕。与此同时，也松了一口气。

她看着床上的东西，对刘简和周周说：“床上的被子哪来的？”原来刚才看到的“人形”，正是这一团皱巴巴的被子。

“隔壁寝室的啊，你忘了？晚上睡觉前，她们说先在这里放一下，明天拿回去。”刘简停顿了一下，接着突然笑起来，“你不会被被子吓到了吧？”

“我刚好做了个噩梦……算了，睡吧。”林布从地上站起来，拍了拍身上的灰，走到自己的床边，重新躺下。

寝室里很快恢复了宁静。只有刘简在被子里小声嘀咕了一句：“胆小鬼。”

对，你就是想“睡王”！而且你会“黑岗胡斑斑斑斑斑斑斑斑斑”。
“大吉大利，万事如意！”“大吉大利，万事如意！”“大吉大利，万事如意！”
“大吉大利，万事如意！”“大吉大利，万事如意！”“大吉大利，万事如意！”

“大吉大利，万事如意！”“大吉大利，万事如意！”“大吉大利，万事如意！”
“大吉大利，万事如意！”“大吉大利，万事如意！”“大吉大利，万事如意！”
“大吉大利，万事如意！”“大吉大利，万事如意！”“大吉大利，万事如意！”

“大吉大利，万事如意！”“大吉大利，万事如意！”“大吉大利，万事如意！”

“大吉大利，万事如意！”“大吉大利，万事如意！”“大吉大利，万事如意！”

“大吉大利，万事如意！”“大吉大利，万事如意！”“大吉大利，万事如意！”

“大吉大利，万事如意！”“大吉大利，万事如意！”“大吉大利，万事如意！”

“大吉大利，万事如意！”“大吉大利，万事如意！”“大吉大利，万事如意！”

“大吉大利，万事如意！”“大吉大利，万事如意！”“大吉大利，万事如意！”

“大吉大利，万事如意！”“大吉大利，万事如意！”“大吉大利，万事如意！”

“大吉大利，万事如意！”“大吉大利，万事如意！”“大吉大利，万事如意！”

在雪山上打架不是件闹着玩的事，而且也挺有难度。但是，在念青唐古拉峰的西南方，海拔6206米的启孜峰上，却有两个人正在打架。幸好他们打架的地点不是顶峰，而是距离顶峰仍有一段距离的营地。

所谓营地是由五个帐篷组成的，帐篷前除了打架的他们，就是围观的几名男女。下午2点的阳光有些刺眼，观战的人都戴着雪镜，看不出他们的表情。打架的两个人，他们的雪镜散落在附近的地上，以至于他们看上去明显有些分不清方向，反应也有点迟钝，或者正眯着眼睛的时候被对方一拳打倒。

总而言之，这是一次奇怪的打架。它的节奏明显过慢，不论是两个人挥拳的动作，还是站起来的时间，都好像慢镜头一样——这儿毕竟是高海拔。所以两个人打来打去，也没受什么伤。如果不是粗重的呼吸声和愤怒的表情提示旁观者，他们确实付出了极大的体力和情绪的波动，看起来就像是两个醉汉正在玩你推我我推你的游戏。

打架的两个人，其中一个面色黝黑，体格粗壮，脸上看不出多少表情。



而另一人略显削瘦，帅气的脸上因愤怒而变得扭曲——这也许就是被对手占了上风的原因。

除此以外，这里十分安静。旁观者中，除了两个女生紧紧地拉着手，可以看出她们有些紧张，但没有人有丝毫劝阻的意思。距离他们最近的，是一名高大的男生，他紧闭的嘴唇和环抱于胸前的双臂，都给人造成一种冷峻的印象，他一动不动地看着眼前打架的两人。在他身后，一名独自站立的女生也十分显眼。和高大男生一样，她的双手也环抱于胸前，鹅蛋般光洁而白皙的脸上，除了能看见一副雪镜，还能看见雪镜下高翘的鼻梁，以及有着优美线条的嘴唇。这名女生的旁边，就是那两个紧拉着手的女生，其中一个短发、樱桃嘴，另一个长发，面色忧郁。剩下四个男生站在更远一点的地方，他们偶尔会互相看看对方。

雪地上，越来越重的喘气声表明，这场不像样的战斗很快就会结束了。终于，瘦的那个被对方推倒在地，几次不甘心地想站起来，却又没力气站起来，最后干脆躺在地上。另一个仍然站着，一面看着躺在地上的对手，一面喘着气。

观战的高个子男生放下环抱在胸前的双手，走到他们面前，看了一眼站着的，然后侧身对躺在地上的说：“行了吧？”地上那个用力支撑起上半身，怒色不改地说道，“云鹏，你少管闲事！”地上那个用力支撑起上半身，怒色不改地说道，“这个事情，本来很明显的，你难道看不出来？”接着歇了一下，又说，“他分明是想把我们往死路上带！”

云鹏皱了皱眉毛：“格尔不是第一次登山了，难道他连自己的命都不要？你不要胡闹，我们还是按照原计划……”

“我胡闹？”他看着云鹏，“启孜峰的西南面平缓，北侧危险，是众所周知的事！他居然要带我们从东北方向上山，还说什么节省时间！我们队里除了我和他，没人来过这座雪山，刘简和周周还是第一次登山，几个女生的体力都不行了，让我们走东北线……哼，你们不清楚他，难道我还不



清楚他……”行进中——曲曲折折而葱葱郁郁的山林，更映衬出人影斑驳。

“娄天亮！”格尔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，他站起来，走到娄天亮面前，“三年前，我们一起来过这里，你还记得吧！”说完不等娄天亮回答，又转过身去对其他人说，“当时我们确实是从西南面上山的，但是下山时却遭遇山难，当时我就是走东北方的这条路线逃生的。我发现，这条路线不仅下山容易，而且如果上山也是沿着这条路线去，将会大大地节省时间，也会大大减少发生危险的几率！更何况，”他回头望着地上的娄天亮，“据说你本人也是沿着这条路线下山的，是吗？”

“不是！”娄天亮大声反驳道。

“如果不是……请问，你是怎么下山的？”格尔冷冷地看着他。

娄天亮坐在地上，涨红了脸，想要回答却又不知道怎么回答，张了张嘴，最终什么也没说。

“好了，现在你们可以选择，”格尔说，“要么跟娄天亮走，要么跟我走。反正我们人多，就算分成两个队也没关系。”

“何必呢。”云鹏拍了拍格尔的肩膀，“如果大家分成两队，不仅新人不好带，而且危险性也比较大。再说，下次活动怎么办？难道还分成两队？既然你是向导，我们相信你。大家还有人表示异议吗？现在可以提出来。林布？”云鹏看向离他最近的那个女生，言语间温柔了许多，“怎么样？”

林布摇了摇头，表示没有意见。

“刘简，周周？”他又看向紧拉着手的两个女生。

刘简说：“我也没意见。”

周周也点头表示同意。“……”

“你们呢？”他最后看向站在那边的四个男生。四人均表示同意。

娄天亮看到这里，知道局势再无挽回的可能，气冲冲地起身来说：“你们会知道的！”然后快步走进了其中一个帐篷。

云鹏看着娄天亮的背影笑了，然后对格尔说：“他就是这个脾气，你



们是老朋友了，你也知道的。没事了吧？”“没事了。”格尔的语气缓和下来，“好了，今天大家休息整顿一下，保持体力，明天早上6点出发。8个小时的路程，要准备好。”说完他也进了自己的帐篷。

余海云鹏看没事了，走向一直站在他身后的林布，拉起她的手，关切地问道：“你怎么样？看上去脸色不太好。”林布点点头：“嗯，有点头疼，早上到这儿的时候就这样了。”

“明天没问题吗？”“就是头疼嘛，有你在，我能有什么问题？”林布对云鹏撒着娇，“顶多你背我上去。”

旁边站着的刘简和周周此刻知趣地走开了。刘简拉着她的男朋友余海云回到自己的帐篷，而周周也被男友David叫去，两人一起准备烧开水和做晚饭。付斯也在帮忙做饭。

林布和云鹏低声说了几句话，就进帐篷休息了。云鹏也去帮付斯他们准备晚饭。过了一会儿，余海云也从帐篷里出来了。他告诉大家，刘简的情况也不怎么好。

“也说头疼，到今天眼睛也有点模糊，我就让她先休息了。”“两个女生的身体状况都不是很好，又都是新手。”云鹏看了看周周，“真看不出来，你平时看上去挺柔弱的，到了山上，反而是身体最好的那个。”

周周脸红了，低着头笑了笑。“明天可能不会太顺利。”云鹏担忧地说，“大家都小心一点，顺便也照顾着身边的人。”

“那是，”David笑着搂住周周的肩膀，“明天我一定会照顾好你的。”周周没有说话，皱着眉毛推开David，转身进了帐篷。David看上去并不太介意，和其他人说说笑笑，时间很快就过去了。



四点多，天色突然开始变暗，格尔看见顶峰升起一片白色的云雾，脸上流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容。他知道，那是顶峰被风刮起的积雪。然而似乎没有人注意到这一切。

众人也陆续在自己的帐篷里开始吃晚饭了。隐约可以听见说话声，笑声。只有付斯和娄天亮的帐篷最安静。对于这种情况，付斯显得比较无奈，娄天亮从刚才开始，就一句话不说地生闷气，他又不好劝他，也不好去别人的帐篷里。剩下的几个帐篷，除了住着三对情侣，就是一个和自己同帐篷的人正在痛恨的对象，无论哪个，大概都不会欢迎他。

他只好闷头吃着自己的饭，顺便把娄天亮的那份也帮他端了进来。

“喂，你真的认为他说得对？”娄天亮看着地上的饭盒，但话却是问付斯的。

“嗯……”付斯嚼着嘴里的饭，不知道应该怎么回答。

“哼，我就知道你相信了他。”

“其实……格尔他登山经验那么丰富，发现一条险道上的安全路线，也不是没有可能……”

娄天亮抬起头，看着付斯，露出讽刺的笑容：“险道上的安全路线？哈，真是新鲜的说法。”

“你不是也走过那条路吗？”

“要是我走那条路，早就死在三年前了！”

付斯看着娄天亮。听他的语气，似乎不像是骗人。

“那你是怎么下山的？”

“我还是走的西南路线。”

“那你刚才怎么不解释？”

“这说来就话长了。”娄天亮含混地说道，“反正，根本就没有所谓的险道上的安全路线这一说法，格尔花言巧语，就骗过了你们这帮新手。你也不想，既然被称为险道，又怎么会安全呢？难道上天刮风下雨还专门留

出一条路？再说雪山上风云变幻，本来就没有什们可以百分百确定的事，走传统的路线是最安全的，他凭什么就那么笃定？”

“但他也不至于害自己啊。”

“我跟你说，”娄天亮凑过去，低声道，“你知道 Mafalda 是怎么死的吗？”

“你女朋友？”付斯惊讶极了，不知道娄天亮为什么突然提起已死女友的事，“不是出车祸死的吗？”

娄天亮诡异地笑了一下：“你知道开车的人是谁吗？”

“你是说……”付斯的后背感到一阵冰凉，瞪目结舌地看着娄天亮，半晌，嘴唇颤抖着挤出一句，“难道是他？”

“没错。就是格尔。”

在震惊和随之而来的恐慌之中，付斯回忆起了两个多星期前的那天。

夏季的 S 城，有从海上吹来的海风，也有热烈的阳光，而最近，使它更热烈起来的，是周杰伦的签售活动。对这个城市里将近百分之八十的年轻人来说，这是本年度，甚至五年内最重要也很可能是最难忘的日子。早在一个月前，Mafalda、林布、刘简和周周这几个周杰伦的死忠粉丝就知道了这个消息，她们一直非常兴奋地期待着这天的来临。还有付斯，早早的就和她们约好一起去签售会。他们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见偶像一面，更重要的是要拿到偶像的签名。加上几个女生的男朋友们，一共九个人。大家商量好了，仍然像以前的集体活动那样，由 Mafalda 提供出行车辆，谁叫她老爸在南非做钻石生意呢。

第二天天刚亮，几个女生就早早起来，打电话叫醒各自仍在睡梦中的男友们，还有付斯，在寝室楼下集合，坐上 Mafalda 的车，来到签售会现场。然而意想不到的是，尽管早早地起床，到了这里，还是人满为患。音像店的门外通道上挤满了歌迷，JAY 人还没到，但整条街上都回荡着他的



名字。保安无法维持正常的秩序，只有调来更多的工作人员来帮忙。人潮一点点极其缓慢地朝外挪动，高峰时刻居然出现了停滞不动的情况。平时两三分钟的路，竟要花二十多分钟才能走完。天气炎热，不少歌迷已经在太阳底下站了好几个小时，不过能与偶像近距离接触，这点紫外线也算不了什么。

大家都在现场下了车，Mafalda 和娄天亮将两辆车停在附近的地下停车场。看着眼前的人山人海，所有人都感到了绝望。

这时，踮着脚张望了很久的 Mafalda 突然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，她的脸上露出欣喜的神色。Mafalda 对大家说了一句“等我一下”就向那人跑去。过了一会儿，她带回来一个好消息。

“那个人，你们看见没，就是那个穿制服的。”Mafalda 兴奋地指着远处的那个人说，“他过去是我爸爸的客户，这次是这个活动主办方的工作人员，他说可以帮我们弄到周杰伦的签名！”

大家一下子兴奋起来。“怎么弄到？是不是可以在签售会结束以后单独见到周杰伦？是不是可以合影啊？”

“那倒不是……”Mafalda 看着大家，面带愧疚地说，“没那么容易，他说人太多了反而见不到，只让我一个人去……”大家高涨的情绪一下子又冷却下来，但是今天这样的情况，能拿到签名已经不错了。

“其实也没什么，”林布说，“我们已经足够幸运了。待会儿你帮我们把东西带进去吧。”

“那当然没问题。”Mafalda 忽闪着眼睛，“到时候他打我的手机，你们把东西都给我就是了。现在……”她看了看四周，“我们就到那边的冷饮店先坐一会儿吧。”

“哈……”付斯伸了个懒腰，“真幸运，不仅能拿到签名，而且还是一



边喝冷饮一边拿到的。”

下午两点，签售会正式开始。现场不远处的冷饮店二楼，大家正轮流用Mafalda在附近买来的望远镜轮流观察着现场，他们的目标都对准一个人，那就是大家心目中的偶像——周杰伦。

“他比电视上看起来还要酷。”“是啊，JAY……我简直爱死他了。”“你们发现没有，他今天的T恤就是上次看到的在MTV里的那件！”

“老是看不见他的脸，总是被帽子挡住了。”

“那就只看帽子也不错啊……”

幸好冷饮店里比较冷清，否则几个男生女生唧唧喳喳，不把客人都气跑才怪。两个小时快过去了，但拿到签名的歌迷仍然停留在现场不肯离去。Mafalda的手机在这个时候响了起来，她一边接听着电话，一边示意大家把东西都给她。

所谓“东西”，就是大家带来的准备让周杰伦签名的海报、CD、写真集之类。林布和Mafalda一样，带来的是专辑《七里香》的CD，而刘简的是《头文字D》的宣传海报。周周的则是周杰伦的第一张专辑《Jay》的CD，她说拿出道的第一张专辑给JAY签名，比较有纪念意义。付斯带来的则是写真集《半岛铁盒》，他特别要求，要在第二章“不要”的第二幅照片上签字，他觉得那张最酷，而且最重要的是，他有一顶和照片上“差不多一样”的帽子。

至于云鹏、David、余海云和娄天亮，他们都一致认为让偶像签名不及和偶像合影，所以他们今天都没有带CD或者海报来，而只是带了数码相机。他们对今天的情况估计太乐观了。现在看来，不仅合影不成，连签名也弄不到。临时再去买，可是连音像店的门口都被堵住了。如果离开这里去其他的地方买，又舍不得放弃近距离观察偶像的机会——尽管是从望远镜里观察。



Mafalda抱着大家的宝贝，拉着娄天亮就跑出去了。大家从望远镜里看见，此时会场上，周杰伦正在工作人员的保护下进入音像店，应该是要从后门离去了。而Mafalda和娄天亮十分辛苦地在人群中穿行。很多歌迷大声喊着“JAY，我爱你！”，并且向周杰伦的方向挤去，音像店门前的保安人员满头大汗地维持着现场的秩序。Mafalda大概花了二十分钟，才挤到门前，那个穿制服的人对保安说了几句话，就放 Mafalda 他们进去了。看到他们进去的歌迷顿时情绪十分激动，但这都和Mafalda没有什么关系了。

冷饮店里，大家仍然轮流用望远镜观察着音像店的动静，满怀期待地等着Mafalda他们出来。但是一直没有看到。拨打两人的手机，也是无法接通。“是不是音像店里的信号不好？”付斯有些等不及了，“要不我去看吧。”

“去看看也好，万一和什么歌迷发生争执了呢？”云鹏说。
但是付斯又犹豫了：“嗯……要不，你们谁帮个忙，去看一下吧，万一他们回到这里来，我想第一时间看到我的签名……嘿嘿。”
“算了，”云鹏笑道，“还是我去吧。”
“我也去，这样我们可以兵分两路，你去音像店，我去停车场。”余海云说。

“也行，我一个人去找，可能要把他们急坏了。”说完云鹏就和余海云出去了。

刘简仿佛要说什么，但是看了看余海云，什么也没说。周周看着云鹏的背影，轻轻地叹了一口气。这一切都被付斯看在眼里。

不一会儿，刘简的手机突然响了。她说，是余海云，然后接起了电话。电话接通后，对方好像一口气说了很多，只见刘简的脸色突然大变。最后，她说，我们这就来，然后匆匆放下电话，看着大家，眼睛里流露出恐慌的

